

王治安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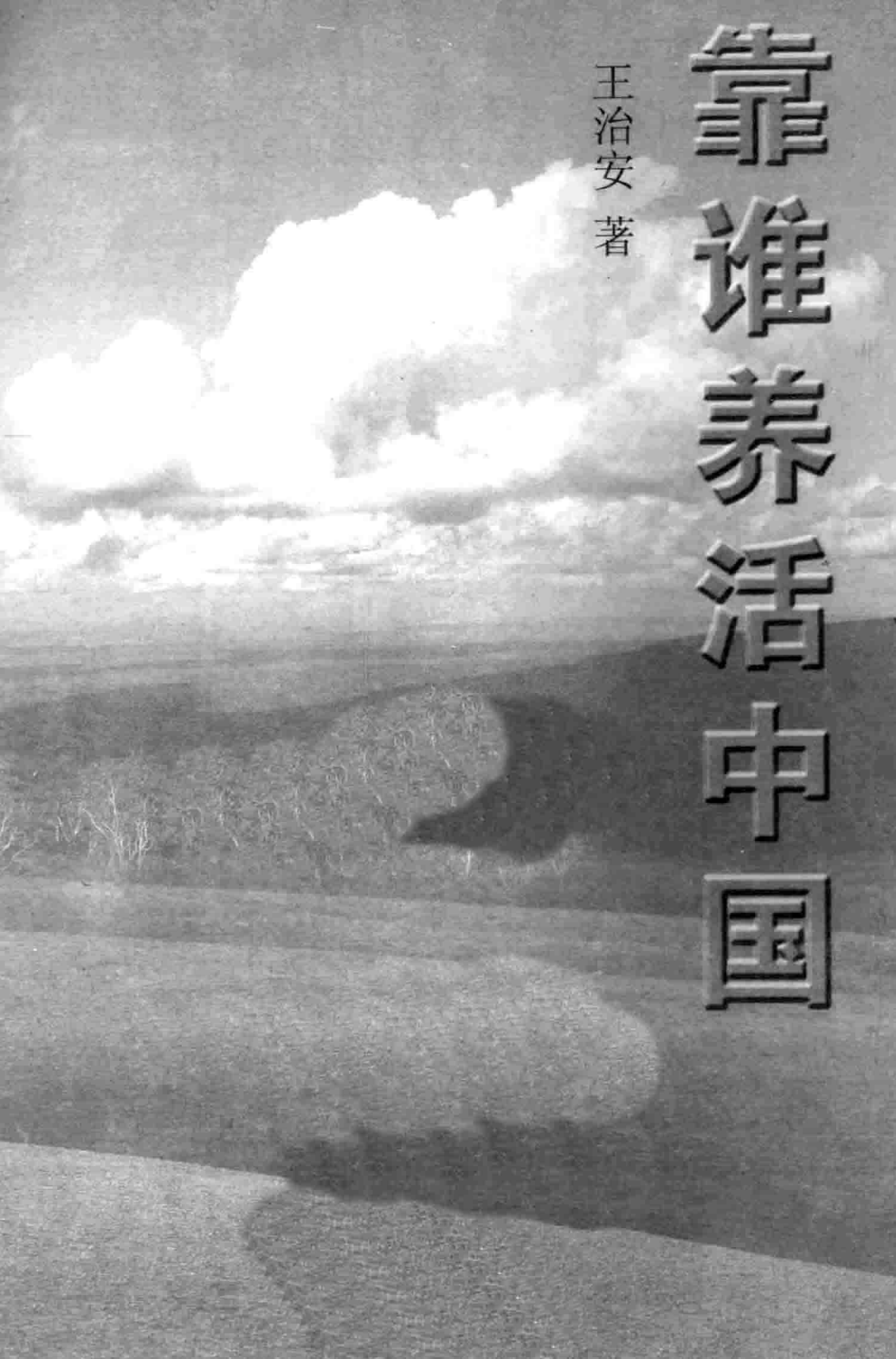
靠谁养活中国

人类生存
三部曲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靠谁养活中国

王治安 著



(川) 新登字 001 号

网址: <http://www.booksss.com>

E-mail: scrmcbsf@mail.sc.cninfo.net

责任编辑: 王 苗

封面设计: 文小牛

漫画插图: 华君武

技术设计: 古 蓉

·人类生存三部曲·

《靠谁养活中国》

王治安 著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成都盐道街 3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西南建筑设计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mm × 1168mm 1/32 印张 13 字数 254 千

1997 年 2 月第 1 版

1999 年 8 月第 2 版 1999 年 8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220-03561-6/C·272 印数: 10001—15000 册

定价: 13.60 元

内 容 提 要

靠谁养活中国？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中国人的面前。中国十数亿人的吃饭问题，为当前国内外政界、理论界所关注。如此重大棘手的问题，既不能盲目乐观，也不能盲目悲观。

粮食——人类面临的永恒挑战。地球上自有人类，吃的问题就开始困扰人类。民，以食为天，以地为本；无天则无生，无地则无根。然而，近几年来，一个亘古未有的占地、圈地、炒地热潮，席卷神州，“开发区热”、“房地产热”，沸沸扬扬，一哄而起，令人忧虑。旋即，酿成灾难，造成土地第三次失控，导致大批良田沃土荒芜，潮起潮落，搅乱了思想，搅乱了人心。粮食，国脉所系。应对那些人猛击一掌，让他们警醒，正确理解“一要吃饭，二要建设”的战略精神，珍惜每寸土地。

长篇报告文学《靠谁养活中国》是一部大力度、大气度、大主题的作品。作者独树一帜，全方位、多侧面描述了这场人地矛盾的尖锐性和复杂性，以大胆的笔触披露了扑朔迷离的土地纠纷和众多的贪污腐败现象。同时，呼吁人们认清局势：养活 12 亿中国人，靠外国农场主，不行。靠谁呢？只有靠中国人养活中国。

这是作者继长篇报告文学《国土的忧思》出版之后，又一部写土地、人口、粮食的力作。

目 录

[1]	引子:我们都是土地的孩子
	第一章 黄土地 焦土地
[11]	风云乍起
[19]	黄金产业 一本万利
[34]	热浪冲破了国界
[41]	挡不住的“圈地旋风”
[54]	“筑巢引凤”不见凤
	第二章 纠纷迭起 骗局滋生
[65]	村民为啥不安定
[74]	买卖集体土地屡禁不止
[79]	扑朔迷离的地产案

〔 86 〕 房地产大王的骗局

〔 91 〕 执法,何以难潇洒

〔 95 〕 违法,根在何处

第三章 “蛀虫”钻进黄土地

〔 103 〕 “房地产热”酿成的腐败

〔 109 〕 一串“硕鼠”

〔 114 〕 蜀中有群“土耗子”

〔 123 〕 祸水横溢

〔 128 〕 鹰眼·铁嘴·神仙肚

〔 135 〕 八号岛上的罪恶

第四章 美元软了 地皮凉了

〔 145 〕 山重水复疑无路

〔 155 〕 沿海的困惑

〔 162 〕 鹿回头

〔 171 〕 来无踪 去无影

〔 179 〕 别墅成群 有房无“市”

〔 187 〕 无奈售房摆噱头

	第五章 撂荒,“饥饿”的土地在呼唤
[201]	占着鸡窝不下蛋
[204]	闲置土地晒太阳
[209]	记者们的一场赌注
[216]	市长:提心吊胆
[225]	“农转非”狂潮汹涌
[233]	明天,谁来种地
	第六章 “命根子”越来越细
[245]	数据的考证
[251]	沙漠把土地当“快餐”
[257]	疯狂的践踏
[264]	灾难深重的人类
	第七章 黄土地外的忧思
[273]	英籍华裔的典范
[280]	文人的忧患意识
[285]	“老土地”的箴言
[290]	历史的诉说

	第八章 “亡羊补牢,未为迟也”
[299]	土之不存 国将焉附
[306]	亡羊补牢
[314]	猛“药”除沉痾
[319]	终于唱起了“主题歌”
	第九章 规范化 法制化
[329]	第五个全国“土地日”
[335]	越权·揽权·争权
[343]	培植“一五二六四”系统工程
[348]	给土地上“户口”
[352]	一个新行当:土地估价
[357]	多一点忧患意识 多一点法制意识
	第十章 靠谁养活中国
[368]	粮食,人类面临的危机
[374]	中国,明天还有足够的粮食吗?
[380]	清醒“脑袋” 充实“米袋”
[390]	靠中国人养活中国
[397]	后记之一
[405]	后记之二

引子：我们都是土地的孩子

我的文章是从一次新闻发布会拉开序幕的。

那是 1994 年仲春，全国土地工作会议，在四川的首府——成都召开。

素有“天府之国”称号的成都平原，横亘千里平川，是块黄金宝地，土地肥沃，自流灌溉，又有勤劳的巴蜀人，历来是繁衍生息的伊甸园。

春天，这片沃土更袒露出她的丰腴美貌和千古不变的英姿，令人神往，使人陶醉！

这次全国性的土地会议，来自四面八方的“土地爷”，正巧驻足在她丰满滋润的胸脯上，磋商举国关注的土地大业。

这一切，应该是如意的、美好的。

其实不然，会议一开始，就笼罩在一派忧虑与怅惘的气氛中，来自全国的高级干部、土地专家，以及部长、局长们，其言谈举止和惊恐的神色都流露出似有一肚子难言之苦。

翻开各地报来的材料，全是美好的，“喜”，充满字里行间；忧，却隐秘其中，不好言表。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邹玉川，是位严肃的人。他不苟言笑，语句是那样中

肯，又是那样沉重，脸庞上密布着几分忧思，几分不安。

3月5日，在金牛宾馆东楼的会议厅，由大会主持召开的新闻发布会，集中反映了与会者的思绪和愿望，也透露出土地这个令人堪忧的“词儿”，包含着“福星”和“祸星”的意味。

气氛热烈而严肃！

大厅内，局长的眉头皱起，在冥思苦想，准备回答记者群中即将喷发出来的各种稀奇古怪、令人尴尬的问题。

来自中央各大报和各省报的记者，带着一连串的疑问，察颜观色，伺机插入话题，或单刀直入，或像连珠炮一般弹射出去。

会议的中心人物，当然是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邹玉川。可今日，他的动作仿佛慢了半拍。已过半小时，会议仍然处在嘈杂之中。

在往日，如此这般的新闻发布会，正好是繁忙的记者凑在一起传递信息、倾吐秘闻的好时机。不，今天却很特殊。记者无暇顾及这些，而是把目光全力投向了大会的中心人物——邹局长。

他终于轻轻挥动右手，拉开了序幕。

火速，记者们发起了“攻势”：

为什么，土地会出现第三次失控？

为什么，让大片耕地荒芜？

为什么，乱批乱占，涌现“有政府”下的“无政府”行为？

为什么？为什么……

问题尖锐，场面激烈，邹局长应接不暇！

屋内一派紧张、繁忙，记者每到这种场合，总按捺不

住内心的激动，执意挖空心思，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，去为难官员。

我环顾厅内，璀璨的灯光下，有的凝神深思，有的冥思苦想，有的在纸上沙沙走笔……

聪明的答话者，到这个时候，他会冷静，会在困惑之中，打好腹稿，事前制定出一套对付“无冕之王”的方案。

今天的新闻发布会，算不了什么大型的答辩，无需那么紧张，制造气势。按邹局长助手事前的通知：几日来，新闻记者长途跋涉、劳累奔波，今天局长和大家见见面，畅叙情怀。这话很艺术，使人轻松。可到临场，气氛突变，唱主角的，毛发尖儿也冒出冷汗。幸好，他有两个得力的助手相随。左边是国家土地管理局副局长马克伟，右边是宣教司副司长周乃平。他们都是研究土地问题的专家。

在问与答、“攻”与“守”的激战中，我切入了一根“楔子”，放了一颗“澳星”，坦然地问道：

在大会报告中，邹局长说，去年是国土部门最难过的日子，为什么？那么，今年的日子是否比去年好过些呢？

眼下的土地管理，最大的困扰是什么？准备如何排除困扰？

中国是个人口大国，耕地锐减，何时刹住目前的“圈地旋风”？

我的话，似乎问得很蹊跷。大厅里突然像森林般的寂静。记者们面面相觑，在等待答复。

在改革开放的关键年头，大家只看到大好的形势与工资的升温，货币的高速运转。可人们很难想象，我们赖以

生存的土地，一块一块地被吞噬，土地管理如履薄冰。

这一问，似乎为这位跃居土地管理机构最顶端的局长，打开了一条思路，为严密而谨慎的铜墙开了个“小口子”，或者说，为土地管理的困境，发出了一种廉价的同情。他莞尔一笑，显示出一种轻松、自若的神情。

“哦，难点，那就多了……”他刚启齿，又停了下来，似乎心中山洪涌来，可一激动，许多苦，又难于言表，语塞中露出了淡淡的忧思。

“难点？噢，太多啦——”他拉长嗓音，启开了闸门，心中的苦，如同洪水般喷了出来。

“保护耕地，是当前最难的事……”他措词激昂、高亢，仿佛在诉说一段悲怆的历史。

是的，我国人口多，耕地少，这是一大突出矛盾，短期内难以缓解。过去，保护耕地，问题集中在农村，违法占地，大多数发生在农民和基层干部身上。如今的情况变了，农村的症结还未疏通，“圈地风”像热浪一般，又席卷全国各大城市，斗争之激烈比过去任何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。特别是在沿海和内地经济发达的地区，有人主张国有土地、集体土地一起进入市场。倘若那样绝对会出乱子。

目前，保护耕地的难点之所以多如牛毛，这和土地立法的脆弱，政策的随意性密切相关。

在回答诸多的问题中，不难看出，邹局长是位很实在的人。管土地，保障 12 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是很艰难的。有人说，计划生育是“天下第一难事”，土地管理无疑是“天下第二难事”了。这话切中了要害。事实正是如此，国土管理没有求实精神，没有脚踏实地的作风，能成吗？

更大的难点，在于“政府行为不规范化”。前两年，一些人头脑发热，错误地认为“要得富，卖地土”。于是，他们把国法置之脑后，大笔一挥，将大片大片的沃土套上锁链，推上了“贩卖”的歧途……

末了，邹玉川环顾四座之后，苦涩而风趣地说：“有人说我‘浑身淌血’。唉，我是个血肉之躯，面对如此局面，能不淌血吗？”

邹玉川的话，言简意深，令人振聋发聩呀！

此时，大厅内发出了啧啧的赞叹声，也不时传出愤愤不平的诅咒声。指责局长吗？不。他在这条战线上，已付出了艰辛。土地流失，耕地锐减，管理失控，别误会，这一切决不是长期辛勤战斗在国土战线上的卫士的过错。

民众的心里明亮。他们公正地说：“问题出在管理上，根子却在各级政府领导的笔尖上。”

民间，还有一句形象的话：“小鬼不听大鬼的，大鬼不听阎王的。”

如今的实情正是如此，搞改革是个好路子，也是一个落后国家的最佳走向。然而改什么？如何改？对这些棘手问题的理解，便是各取所需，各自为各自的利益，钻牛角尖。

“时下，据调查，有些省的县级土地管理局，撤的撤，减的减，并的并，‘土地神’走了，庙子没了，怎么办？”新华社记者提出了一个切中时弊的问题，厅内顿时轰动起来，记者们连连呼应：“这是个大问题，没有管理机构那不乱套了吗？”

邹局长此时的反应，有点特殊，他摇头、叹息，显得有点无可奈何。他没有急急忙忙作理论上的阐述，也没有

遮遮掩掩、羞羞答答地去支吾、搪塞。他的表情是，叹息之后是窘迫，窘迫之后是坦诚。这一切，都与他的执著和宽容分不开。

他说：“这是个老问题了。自80年代中期，国务院批准成立土地管理机构时，就有一些市、地、县软拖硬抗，思想不统一，机构不健全。这里面，有思想问题，也有组织观念问题。有些地区不重视土地管理，有些人握着土地权不放。他们认为，管土地有油水，便千方百计把权揽在自己手上。诚然，也有人事制度问题。见了真神不说假话，唉，这些问题，我就管不了啦！因为人事属地方管，土地局长要通过地方人大选举任命，权在地方……”他两手一摊，十分为难。

对上述问题反应强烈，在会上，甘肃、云南、陕西等省的代表，都先后作了专题发言，呼吁解决目前出现的畸形发展问题。许多省的“土地爷”在会上声嘶力竭地呼喊，振人心魄。

沸沸扬扬，会议一直处在不安的气氛之中！

金牛宾馆，是“天府之国”最豪华的会议城。1958年党中央的成都会议，即八届中央委员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，中央领导人，毛泽东、周恩来，在此指点江山，商讨神州谋略，大兴国策，益民众。

那次会议的一个中心就是农业，重点解决全国人民吃饭这件头等大事。毛泽东参观了位于成都平原的红光大队，并作了系列指示。

30多年过去了，如今的红光咋样呢？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咋样呢？

变了！变了！一片绿油油的田野，换来高楼林立的国际

大都会、世界乐园、高尔夫球俱乐部……一片片沃土没有了。人们望着鳞次栉比、红红绿绿的建筑物，不禁忧心忡忡！

能不令人堪忧吗？土地第三次失控，造成了惨重的损失！

如今，我国发展农业面临的重大难题是，耕地逐年减少，人口逐年增多。1979至1989年间，我国累计减少耕地面积5500万亩，相当于丢了一个山西省；与此同时，人口却增加了1.33亿，相当于冒出了两个江苏省。人多地少的矛盾将越来越突出。

我国耕地的锐减，令人触目惊心！

我国现在人均耕地1.3亩，仅为全世界人均耕地的1/3。

1957年我国耕地面积曾达17.6亿亩。1953至1965年，全国累计减少耕地面积2.6亿亩。

近几年来，耕地大幅度下降，净减量：

1992年，减少437万亩；

1993年，减少484万亩；

1994年，减少597万亩。

照此下去，50年以后，人均耕地只有0.6亩，100年后，我们的子孙将无地可种啊！

一位老人曾言之谆谆：“90年代，中国经济要出问题，可能就出在农业上。”

民以食为天，国以民为本，农业丰则天下安！

古人云：民之所生，衣与食也；食之所生，水与土也。土地是人类生存的基础，是历史发展的要素，是人类永恒而不可泯灭代替的宝贵资源，是一切生产和生存的源

泉。“有土地不愁衣食，有粮食不愁生活。”

人只有依附于土地，依附于庄稼，依附于粮食，才能去创造价值。人类的生存，无不依附于土地。土地是人类的母亲，我们都是土地的孩子！

第一章

黑土地 焦土地